

在燕子山怀洛夫

■陈新文

与朋友们相聚在国际著名诗人洛夫先生的胞衣地，在风景如画的相市乡托塘村燕子山，举行《洛夫纪念文集·诗歌卷》首发式，共同缅怀这位伟大的诗人、文人书法大家，也是我们湖南衡阳民间钦仰的乡贤，我的心情也很激动，想起了一些依稀往事。

大家都知道我曾经在衡南县工作过，却不知道我很早就认识洛夫，比诗人甘建华、陈群洲他们大概要早十六七年时间。洛夫 1949 年 7 月去台湾，直到 1988 年 8 月 17 日，才第一次回到家乡省亲访友、祭奠父母。同年 11 月 20 日，《衡阳日报·星期天刊》头版头条，发表他的《乡情比酒浓——一封来自台北的感谢信》，文中说：“我怀着忘忘情怯而略带激动的心情，与内人琼芳回到一别将近 40 年的故土。游子归乡，雁回衡阳，经过漫长岁月的递增与演变，衡阳市容已非当年旧观，陌生的现实取代了依稀的梦境，但亲情、友情与乡情，浓郁温馨，犹胜往昔。”

洛夫前后 8 次回乡，第一次在衡阳总共待了

12 天。8 月 25 日那天，我陪同苏建民市长到衡阳宾馆看望洛夫夫妇，并由我安排晚宴，那天晚上真是宾主尽欢。我还记得洛夫说过：“我不是台湾诗人，我是中国诗人。”这句话充分说明他是一位爱国诗人，他也一直希望两岸早日统一。大家都知道洛夫名作是《边界望乡》。另一篇篇《与衡阳宾馆的蟋蟀对话》，就是当天晚上创作完成的。除了这首诗，洛夫此行还写了《再别衡阳车站》《河畔墓园》等名篇，并有名句风行海内外：“为何雁回衡阳？因为风的缘故！”

洛夫首次回乡后，“五十天风尘，八千里山河，终于在 10 月 3 日完成了这次 40 年来梦寐以求的故国壮游。”嗣后不久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上海著名诗人赵丽宏的诗歌《心中的树——致洛夫》，《求是》杂志发表著名诗人叶延滨所写洛夫纪行散文《满江秋月夜》，可见洛夫归国回乡的破冰之旅，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，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。

追忆慈母

■谢树连

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女人，典型的贤妻良母。她一生辛劳、默默无闻，没有惊人的事迹。但她身上所体现的勤劳善良、艰苦朴素、积极乐观的品德，值得我们后人学习、继承和发扬。母亲不幸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辞世，享年 88 岁。痛失慈母，我肝肠寸断，万分悲痛。悲痛之余，以拙笔记文，追忆母亲简单又不平凡的一生，以表深深的怀念和哀思。

慈母一生孝敬父母公婆，体贴爱人，慈爱儿女。母亲数十年如一日相夫教子，照顾老人，勤俭持家，劳心劳力，从无怨言。爷爷晚年多病，母亲常侍汤药，多年恭敬如始，乡邻交口称赞，在家乡有口皆碑。父亲晚年患有重疾，母亲对父亲百般照顾，体贴入微，直到父亲安详离世。母亲对子女百般呵护，循循善诱，事无巨细，终生付出，多灾多难的子女都在母亲的细心呵护下健康成长。记得我少时体弱，曾患不明原因便血，母亲到处求医问药。后不知从何处求得一偏方，用血色芥菜蒸肉，居然疗好了我的顽疾。在那生活十分困难的日子，母亲总是想方设法护佑儿女，始终毫无保留地将爱和关怀给予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她的慈爱一直伴随在儿孙和家人身边，从未离开。

慈母一生辛勤劳作，不畏艰难，默默付出。母亲自 7 岁开始做童养媳，曾当过佃农，参加过互助组，从生产队到家庭联产承包，始终保持着自强不息、改天换地的精神，秉持着坚韧不屈、永不言弃的品性，历经时代变迁，走过风风雨雨。母亲早年因患有疾病，劳动常有不便，但母亲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克服病痛，意志坚定。忆往昔，母亲披星戴

月，冒严寒、顶烈日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勤劳耕作的感人情景，洗洗刷刷、缝缝补补的亲切身影，忙碌奔波、尽心尽力的动人画面，与我们谈笑风生、谆谆教导的音容笑貌，皆历历在目。

慈母一生历尽苦难，生活简朴。母亲的前半生，家里很苦，有时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艰难度日。在生活艰难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夙兴夜寐地干活，省吃俭用，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。母亲用她的执着、坚强和智慧，一点一点地改善家里的条件，有口好吃的，总是先敬公婆、先让丈夫、先顾子女，从来没有想着自己。在吃红薯、萝卜、芥菜当顿的日子里，家里偶尔煮一碗米饭，母亲总是尽分给年幼不懂事的儿女，自己只是看着。家里偶尔改善生活，煮点荤菜，母亲从不动筷子，只是喝点汤水，都省下给儿女。今天想起来，儿女们都感到愧疚。近年家里条件好了，母亲还是不改勤俭节约本色，粗食布衣、淡然自若地生活，安度晚年。这些年来，儿孙们给她一点零用钱，她舍不得用，辞世前全部交给了儿女。弥留之际，母亲反复叮嘱：丧事从简，不得收受任何礼金，让她心安。我们谨遵母亲的遗训，不敢有违。

慈母一生与人为善，心地善良。母亲乐善好施，喜欢帮衬别人，从不亏欠他人，能够忧人之所忧，急人之所急，助人之所需，保持本性的善良，做低微的善人。在家庭条件十分困难的年代，家里曾饲养种猪，赚点钱贴补家用。有一年种猪出现发瘟的症状，但还很难看出病态。当时仔猪已经满月，可以出栏，但母亲与父亲商量不出售，等诊疗结果，以免祸害他人。结果，母猪和十几头仔猪全

中山沟的石头

■周 苒

我喜欢大山，喜欢古道，喜欢石头，更喜欢大山里古道上横七竖八的石头，那些大小小、憨态可掬的石头，早已放浪形骸、得道成仙，他们行走在山巅的隐士。你瞧，他们有的躺着，有的坐着，有的斜倚着，有的半蹲着，还有的被刻上了字，作为远古的鸿雁，传递着风的消息……它们从不挑剔、没有埋怨，仿佛自己的存在只是为了填补世间的某些空白。

南岳山里就有很多这样的古道，这样的石头，这样的故事。于是，生命中这些有意思的路被赋予了某些使命，一路走走停停，便成了风景，有了意义。火坎古道和中山沟，光名字听起来就很奇特、很有想象力。顺火坎古道而下，转而从中山沟上南天门，是古人的智慧，更是朝圣的信仰。

一个盛夏的下午，四十度的高温将后山竹海烤得有些喘不过气来，我们还是如约而至，踏上了这条古道，偶遇了这些石头、烧着的空气、枯黄的蕨类、干涸的小溪，顶着一路向西的烈日死磕。火坎古道的海拔稍高，从民俗文化城旁边一处不易被发现的路口下去，只需几米的泥路，横七竖八的石头就开始一路歌唱。

长条的石块明显是人工开凿的，断了一截的石钉可能受到过山洪的袭击，椭圆形的石头仿佛从土里冒出来的，还有一些稍尖一点儿的石笋，难道是古道旁边高耸摇曳的竹树刚探出头的孪生兄弟？要不，干脆就是平坦的一整块，像水泥地面一样光滑，有着如画像的亲切。当然，更多的是东倒西歪、自由自在的，怎么舒服怎么生长，活像自由率真的竹林七贤，一个个才华横溢，如果有了溪水酿制的美酒助兴，就更加风流倜傥。

可惜现在不是雨季，路旁的山溪已招架不住烈日的毒辣，显得有些魂不附体，没有了歌喉，失去了形体，大伤了元气。还好有伏在杂草和竹树下的石蛙、秋蝉，偶尔挺身而出，演奏一曲盛夏圆舞交响乐，证明世间的真实存在。

“这条古道年久失修，却是后山通往前山的捷径，原先古道上往来的人可多了，如今还时常有路人。”同行者告诉我。确实如此，古道两旁的灌木杂草显然是不久前被修整过的，走起来更顺畅。我更喜欢韵味足一点儿的，那种不怎么招人家惦记的，反而更有意趣。

一路上，石头还会翻起“巨浪”，仿佛诸葛亮

布下的乱石阵，让你一时无从下脚，不禁想起破门和尚的石浪庵。那次“干坑”寻古，没能找到石浪庵，不是孙悟空将之藏身于此地？我不禁笑出了声，并惊奇地发现突出声的还有古道边山谷里的那个精灵。果然，小精灵藏不住了，渐渐有了声息。细细浅浅的滑过古道上的石头，发出细微的笑声，奔向深谷，我真想逮住这只小狐狸的尾巴，石头却默不作声。

“莫急，高山有好水，喝水洗脸，等下还有更好的地方。”一个声音在预言，如神的旨意，教我放下执念，继续前行。热，一丝风也没有，时空仿佛停滞了千年。先前看到的山体上巨大的石块，有的像乌龟、像茅舍，有的筋骨裸露，现在已全然不见。

“下面快到石生树了。”怪石嶙峋的乱石堆上，一株古树破石而立，枝干屈曲道劲。这石缝间的生命对生的渴望、向上的执着、坚强的挺立，难怪道人为之此树取名“石生树”，给此石取名“树生石”。说不清，到底是石头给了树的生命，还是树赋予了石头的生机？但见此树，肃然起敬，对生命的意义又有了新的考量和认知。

再往下行，海拔更低，先前绕行的山体消失在身后，不知道身在何处，敢问：“路在何方？”

“路在脚下。”一个声音响起。

此刻，半丝凉意全无，面对烈日的拷问，唯有前行和喝水。

“快了，快到石水槽了。”果真，一个巨大的麻石凿成的水槽横卧在古道旁边。向右看，祝融峰近在眼前，映着蓝天，更加峻峻，祝融殿西侧那一整块巨大的石头将“接天”的寓意表达得淋漓尽致。环视周围，一块平地像个兜儿，处在这座山的尖嘴上，四周被群山合围，还有祝融、喜阳诸峰护卫着。这道弃在道旁的石槽有何前世今生？也许这里是古中山寺遗址？既然这地名叫“中山沟”，附近原有中山寺，会不会就在这里？

我们继续向下走，果真在平地的不远处，出现了田园、屋舍、草地、牛群……随之而来的，还有山路平坦了，路上有了竹制的栅栏，有了牛屎的气味，以及各式的野花争奇斗艳，一切静默在夕阳下，唯独不见人影，眼前浮现出西藏般的静谧和鲁朗小镇的晨光。

我们转过一座山，准确地说是一直在围着同一

洛夫曾因三千余行长诗《漂木》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，这也是我们中国、湖南、衡阳、衡南的崇高荣耀，更是他每天思念的家乡相公堡的无上荣光。在他 2018 年 3 月 19 日逝世前半年，洛夫还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聘为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。

燕子山是一个风水宝地，燕子山飞出了一只诗风凰。今天，我们相聚在洛夫旧居，手持《洛夫纪念文集·诗歌卷》，共同缅怀出自来水河畔的伟大诗人。感谢海内外 182 位诗人创作的 203 首纪念诗歌，感谢衡阳及省内的诗人、作家、文学艺术家代表们，还有来自衡阳市的各位老领导、衡南县党政领导及各路洛夫粉丝，冒着炎热酷暑来相市乡举行本书首发式暨诗作者朗诵会，更要感谢主编甘建华与夫人王锦芳的精心编选与辛勤付出。

正是因为有了各种善因，才有了今天成功举办这个文化活动的善果。同时我也希望，衡南县洛夫文学艺术馆能够尽快建成，早日面向世人开放，给文化大县衡南乃至衡阳增加一张亮丽的名片。

部病死，赔光咱们家的全部家当，家庭陷入低谷，母亲却无怨无悔。母亲就是这样，家人有困难之处，她不遗余力，尽心尽情。邻里需要帮助之时，她古道热肠，雪中送炭。她不与人论短长、争高低，谦让和睦，从不害人。她这种优秀的品质，对后人影响甚大，树立了良好榜样，培育了良好家风！

慈母一生聪慧贤淑，乐观豁达。母亲虽一字不识，但通情达理，有远见卓识，极重视教育。她的个人品质和教育理念不仅惠及儿女，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整个家族。母亲生育了六个儿女，最大的 1953 年生，最小的 1969 年生，当时正是国家相对困难的时期。她含辛茹苦地将六个儿女养育成人，让每个儿女都上学读书，接受良好教育，努力让儿女成为有着开拓眼界、一定知识和良好素质的对国家、社会、家庭有用的人。即使再苦再难，母亲总是笑对人生，任劳任怨，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，平凡而充实地度过一生。

慈母的一生福德双馨，终得偿所愿，乐享天堂。老人家虽历尽艰辛、吃够苦楚，最后还是苦尽甘来，终得善果。如今，爷爷奶奶已体面归老，六个子女全部成家荫子，四代同堂，家庭和睦。子孙们都勤奋好学、勤恳敬业，学业事业家业都有一定成果，至少都能传承家风、遵纪守法、勤奋努力，是积极向上的一族。慈母的努力，慈母的愿想也在不断成为现实！

今后，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牢记母亲的教导、发扬母亲的传统、秉承母亲的遗志，走好我们的人生路，以慰藉母亲的在天之灵。“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”，母亲，您虽然离我们而去，但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！

座山转圈。渐渐地，山路边有了溪水，我说：“停下来，洗洗手，洗洗脸吧？”

“别急，前面还有更好的溪水。”为了前面的美好，我们继续前行。古道上的石头开始更换行头——没有先前的大，没有先前的多，也没有先前的乱，有些地方全是泥巴，真是“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。在这崇山峻岭之间，有石头就有了方向，有信仰就有了脚下的路。

果真，不远处的溪水在石道上漫溢横行。真不知，是溪水走了行人的道儿，还是行人走了溪水的路？反正都在道上行，索性俯身洗把脸、喝口水，洗涤尘心，去除俗事。溪道、人道能走到一道，各取所需，倒也完美，挺有意思。

此刻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仍炙烤。古道上少了的石头，可在大山中找。但凡能仔细观察的人，都不难发现南岳的每一座大山都是由无数巨大的花岗岩石堆叠而成。走着走着，我们居然还遇上了“归客”。但问行人，姓李，家住中山沟，说是刚刚经过的路边有一个“半篷岩”。我们不惜折返一探，在路旁小坡进入，不过数十米的距离，果真见到几块巨大的岩石横竖搭成了一个岩洞。可惜竹草丛生，没有工具，夕阳西下，不容迟疑，只得原路返回。其实，我们更想去探寻深居后山的懒汉窝，听“归客”说还有二、三公里山路，只得为下次前行留点念想。此刻的祝融峰，已随着我们前行的脚步，隐没于青山翠竹之间。

“这座山应该就是当年阿迪力走钢丝的芙蓉峰，怎么不见钢丝呢？”我正觉得有些奇怪。低头赶路，莫问古道；抬头看天，巨石默默。我迅速凑上去打探，果然，石头开口说话了：“天南一笠。”如同一个尊者预言。逆着光，我竟把落款丢在了山谷的长风之中。绯红的晚霞映着路旁的小花，笑得更灿烂了。我禁不住拍了几张，这些花着实生得可爱，玫红色的小喇叭后拖着一条弯弯的小尾巴。我一时想不起的名儿，只记得张家界的朋友说过，这种花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高。深深呼吸，空气清新，我们的脚步更轻盈。

这时，耳畔一个声音又响起：“我们跟大自然非常亲近，过着自己的生话，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钱，大自然里什么都有。”

玛丽亚·索在牠钟爱的驯鹿身边走完了她一个多世纪的人生。我回味着牠的话，喝着晚霞酿制的美酒，摇摇晃晃地行走在人生的路上。

白衣港（下）

■成新平

（三）

白衣港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，拥有不少能工巧匠。“养崽不学艺，挑脱篾箕系。”种田种地三年两涝，特殊的地理位置，逼着一批批年轻人外出拜师学艺，谋求生计。

白衣港的能工巧匠自然比周边乡村要多，他们经常切磋技艺，形成比学赶超的势头，乃至人才辈出，一代更比一代强。木工、船工、电工、窑工、缝切工、杀猪工，砌匠、瓦匠、铁匠、漆匠、篾匠、剃头匠、补锅匠，一应俱全，论手艺，在周边十里八村算得上一流。木工成伯秋的手艺绝对坐“第一把交椅”，他做出来的家具和桌椅板凳，四平八稳，光彩照人。可惜他是个倔脾气，本身带的徒弟没几个，得到他真传的几乎为零。另一木工成高祥则不一样，他父母死得早，弟妹年幼，他将一手“木工活”传给了三个弟弟，带出了一支“成家军”。船工成兆汉、成冬云腰束一条长毛巾，手执一根长竹篙，常年在湘江漂泊，练就了一身通江达海、捕鱼捞虾的本领。电工成建国、成春联的电器安装是“绝对高手”，若是村里的抽水机、柴油机、碾米机出了问题，他们定能“手到病除”。缝切工成兆正、成吉雀靠一把尺子和剪刀闯天下，不但确保全家不饿，还带出了一批漂亮女徒弟。砌匠成吉安、成秋贵“艺高人胆大”，不管什么复杂图纸，均能心领神会，并结合主人的意图，进行创新改造，为白衣港建成一栋栋漂亮的别墅。篾匠成吉新、成启生就地取材，将山中竹子编织成谷箩、篮子、蒸笼、竹椅，做成竹笛、扫帚、篾箕……一个比一个精致。剃头匠成海生、成兆礼的手艺活“虽是毫末技艺，却是顶上功夫”，他们对老人、小孩剃头几乎全部免费。还有成兆煌、成中贵两兄弟，磨出来的豆腐又白又嫩，清香四溢……白衣港除了“九工十八匠”外，还有说媒的、熬酒的、放药的、补锅的、挑脚的、阉鸡的、算卦的、绘画的、唱皮影戏的、吹喇叭的、敲锣打鼓的、开拖拉机的、当厨师的、做生意的，他们“吃百家饭，睡百家床”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点燃人间烟火，构成生活百态。

看事容易做事难。少年时代，我看到伯秋叔的木匠功夫好，想跟他当学徒，但总是心猿意马，猫弹鬼跳，“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”，缺乏那种定力与韧劲，终未学成。

白衣港的工匠强化技艺精湛，追求德艺双馨，在“双抢”大忙季节，谁家的青壮年突然患病，影响农业生产进度，“一家有难，八方支援”，“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”，“谁家也没挂无事牌”，乡亲们分工协作，同舟共济，有的及时将病人送往医院，自觉陪护，有的忙着为病人筹集住院费，有的则帮助这户农民抢救抢插，不讲条件，不讲价钱，因为“一笔难写两个‘成’字”，血浓于水。

白衣港空前的凝聚力、号召力、向心力日渐形成。

“一等人忠臣孝子，两件事读书耕田。”白衣港不看重工匠，而且崇文重教。新中国成立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，白衣港人宁愿砸锅卖铁，也要送孩子上学。他们“再穷不能穷教育，再苦不能苦孩子”，勒紧裤带，在对门山上建成一座新学校，点燃了村民的“希望之火”。如今，从这所学校启蒙后考出去的大学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近百人，构成白衣港的“人才现象”。成德臣的 4 个儿女，有 3 个考上大学，他的儿子成保良研究生毕业后，进了京城“当京官”。

“榜上无名，脚下有路。”一些没考上高中、大学的学生回到家乡大显身手，磨练成一批批“时代工匠”。

（四）

白衣港在我心目中已经超越地域，幻化为一种精神标识。白衣港过去穷得叮铛响，三年两不收。乡亲们“天晴三日盼落雨，雨落三日涨大水”。其他地方水稻一年种两季，就亩产过吨粮，衣食无忧。而白衣港一年早稻插三、四次，还是被大水淹没颗粒无收，乡亲们只有忍饥挨饿。

俗话说：“一场春雪一场水”。记得有一年，一连下了几场春雪，河里真的发了几次“大水”，洪水泛滥，一片白亮，凶猛恣肆卷上岸来，葱绿的稻田一片汪洋。洪水刚刚退却，父亲打着赤脚走在队伍前头，看着禾苗在烈日暴晒下渐渐死去，他站在田边像木桩一般，犹豫了好半天，才赶来那头并不健壮的老黄牛将土地犁翻，把稻秆踩进泥里……

我跟在父亲身后，满身泥水，也满脸怨气：“爹爹，我们是鸭子孵鸟蛋，白忙活了一场，要是早晓得涨大水，不插早稻多好！省时省肥又省力。”

“泥巴一尺深，翻过来有黄金，只要插下去，就会有希望，插总比不插好呀！你暂时还弄不明白，我们祖宗十八代就是这样做过来的。”父亲像大山一样本分、沉稳、忠厚。在父亲扬鞭催牛的阵阵吆喝声中，全村男女老少齐出动，躬腰后退，插下的禾苗横竖一新齐，田野像盖上一层绿色地毯。

白衣港位于湘江河畔，水经经常涨上岸，退却后残留不少淤泥，是上有有机肥，带有沙性，庄稼容易生根，可谓种什么长什么。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蔬菜泛绿了，禾苗伸枝了、抽穗扬花、壮籽勾头了。父亲那汗津津的脸上终于绽放出笑容。可老天偏与农民作对，几夜瓢泼大雨，白衣港像一条咆哮的黄龙又一次将水稻、蔬菜淹没了。那是一幅多么惨痛的景象呀！黄灿灿的水稻、绿油油的蔬菜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裹满污泥的水稻和蔬菜，稻秆与菜叶被污泥浊水压弯腰后栽入泥中，横七竖八，奄奄一息，被太阳一晒就枯萎了。田野四周，一片狼藉，弥漫着浓烈刺鼻的腐烂臭味。别人洒下的是汗水，收获的是希望，而故乡人民付出比别人成倍的代价，收获的却是痛苦和失望。几位刚过门的新媳妇睁着泪眼质问苍天：“老天爷呀！瞎了眼么？你到底让我们活下去不？”

“我们已经流过血、流过汗了，就是被洪水淹一百次，我们也要插一百回，我不相信老天爷总是这个样子！”父亲赶着牛，将田翻耕平整，插上晚稻。脚印深深，大汗淋漓，父亲翻耕的不仅是脚下的田土，更是他一年的收获与梦想。为了生存，大家必须干起来，活下去！这是父亲与故乡所有人的坚毅性格。

“赶着牛，耕着田，春种秋收一年年，趁着春风播希望，迎着太阳收甘甜……”不怕困难，吃苦耐劳，屡败屡战，百折不回，永不言败，路见不平一声吼，撞倒南墙不回头，构成了白衣港的精神标识。这种精神早已融入白衣港人的血脉，演化为一中性格，一种气质，一种魂魄。

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”，改革开放后，白衣港的年轻人向往着更广阔的天地，他们上京下粤，商海弄潮，凭着这种精神在外开疆拓土，所向披靡。“你进我退，你退我优，你优我廉，你廉我转。”他们由以前的蛋品、大米生意转到超市、钢材、互联网、大数据、智能汽车，生意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好。“两百万才起步，上千万才算富。”他们从东南沿海淘到“第一桶金”后，有的回乡改善居住条件，英式、粤式、欧式别墅，一栋比一栋高端大气上档次；有的回乡承包大片耕地，实行机械化、智能化耕作，规模化、品牌化经营，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；有的则漂洋过海“打洋工”，在异国他乡大显神通。22 年前，我的弟弟忍痛卖掉一台手扶拖拉机，到广东省中山市长命水市场做南杂百货生意，以特别能吃苦的“白衣港精神”打开局面，生意做到了粤港澳大湾区。如今，他在广东买了房子，购了门面，成为“新一代”广东市民。

科技飞速发展，互联网互联互通，全球变成了“地球村”。而故乡更令我魂牵梦萦，白衣港就像一座精神灯塔，距离越远，显得越朴素、越明亮、越深沉……